

PRESSBOOK

Xavier VEILHAN

Artco

June 2019

音乐在空中弥漫——对话泽维尔·维扬

From:李素超 典藏Artcoco 6/6



来自法国的艺术家泽维尔·维扬 (Xavier Veilhan, 1963-) 在贝浩登上海迎来了他在中国的首次个展“橘色频道” (Channel Orange)，展陈了艺术家今年创作完成的一系列他极具代表性的人形雕塑、动态装置以及形态如琴弦般的“Rays”系列作品。艺术家使用桦木、炭、金等自然元素为材料，将他那建筑结构式的、经由机器切割成型的雕塑再进行精细的手工打磨而成，它们是艺术家本人和他友人们的肖像的抽象化再现，其中有 Tony、Lyllie 和法国先锋音乐人 Philippe Zdar，借助这些肖像，维扬试图让那些不被知道的人得以呈现出来。



法国艺术家泽维尔·维扬 (Xavier Veilhan, 1963-)

图片提供:贝浩登



“泽维尔·维扬：橘色频道”展览现场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橘色频道”的名字暗示了展览的音乐性，为此我在随后的访谈中与维扬大量地谈及了他的作品与音乐的关联。整个展览是安静的，唯有一件装置可以弹奏出吉他的声响，也以单色调为主，唯有橘色是贯穿其中的色彩。在我们正式谈话之前，他站在安静的展场中对我说，“Music is everywhere in the air”（音乐无处不在）。



典藏：首先，这很有趣，你将自己在中国的首次个展以歌手**Frank Ocean**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命名，这其中有什么缘由吗？

维扬：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室讨论这次展览的标题时，我们希望可以以颜色来命名，除了橘色，这个展览里其实没有多少颜色，而且我喜欢那种看似跟展出的东西没什么关系的标题，它没有在阐释什么，而是展览的一种延伸。对我来说，“橘色频道”包含了收音机/广播（radio）的概念，跟频率（frequency）、音波有关，就像你将收音机扭转到某一个频道，它发出声音、发出音乐；同时这个标题又带有颜色。你知道“联觉”（synesthesia）吗？实际上，Frank Ocean在发行《橘色频道》这张专辑时提到过，他说自己曾强烈地爱上一个人，这种感觉用颜色来形容，就是橘色，因此他谈到了“联觉”这一现象，我认为非常有意思。这个展览其实很安静，或许我是希望把那原本就存在的但没被听到的音乐表现出来。



Pyramids

Frank Ocean - Channel ORANGE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Frank Ocean的粉丝。我认为他极具天赋，不论是作为一名创作者、歌手还是一个人，我欣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经历、他的才华。Frank Ocean在hip pop界备受尊重，即便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样一个身份，六七年前他就公开承认了，那时hip pop圈的大多数还是有反同性恋倾向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可以为社会带来改变的人，即使不直接地参与政治。所以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他还年轻（1987年生），他代表了某种自由。



泽维尔·维扬《Manfredi》2019.

铝、聚氨酯漆、清漆.

160x142x72cm.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Art **GOES** 典藏：我记得他的《橘色频道》是发行于2012年，专辑发行后他就公开说起自己的第一个爱人是名男性，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对自己的展览有了这样新的想法？

维扬：没有，那时还没有，我只是听着他的这张专辑。那时我正在度假，我买了一张CD，我的车里正好有一个CD播放器，我将整张专辑从头听到尾，我喜欢他在其中的那种将它视为一整件作品的概念。我记得我在听的时候立马想到了Prince，现在想想有点好笑，他的音乐其实跟Prince很不一样，但那时他就让我想起Prince了，很多人会拿他和Prince比较，可他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他就是Frank Ocean。



“泽维尔·维扬：橘色频道”展览现场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典藏：你平时喜欢自己玩乐器吗？钢琴、吉他什么的？

维扬：不，我不玩，我只听，喜欢大量地听。



典藏：你的许多创作都含有音乐元素，包括“Rays”系列装置，或是和音乐家们合作完成，比如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你为法国馆创作的作品“Studio Venezia”，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音乐人在整个展期间都会在其中进行表演，还有你在一些地方参与的音乐现场；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的？

维扬：我的家人一直都玩音乐，但不是专业的那种，家里总是放着音乐，我是在一个大家庭中，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又是把人聚集在一起。我少年时期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我是唯一一个不会乐器的，只是在那听着。我的专项更多是在视觉艺术领域；从愉悦性的角度来说，比起玩乐器，听音乐会更使我愉悦。



Photo: Christophe Chassol working in Studio Venezia (2017)

French Pavilion,

57th Biennale di Venezia

© Adèle Pozzali / IUAV, 2017



典藏：那么你是怎么看音乐在视觉艺术中的位置和作用的？

维扬：比如，人们会认为电影是属于视觉艺术领域的，但我觉得声音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你去听电影的音轨，你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的高强度，如果你将一部电影去掉声音，只留下影像，那你基本上是把整部电影给阉割了。

对于默片我同样抱有兴趣，我自己也有在制作默片。我目前正和来自Scratch Massive的法国音乐人Maud Geffray商谈合作，她提出为我制作的默片配乐，我还跟许多乐队有合作，这样的过程令人兴奋。我一直在和不同音乐人合作，两个月前我在巴黎的表演邀请了150位歌手，现场没有乐器，只有他们的声音，借此我想说的是在视觉艺术里，音乐不是附加物，而是对视觉部分的强调，视觉感受被音乐操控着，它们互为补充。有时你需要融入一些能够和时间一道流动的东西，而图像是静止的，这个展览是静止的，在视觉艺术中我常感觉置身于时间之外，而音乐可以把时间性带入进来，使你在视觉艺术里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感。



“泽维尔·维扬：橘色频道”展览现场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典藏：你前面讲到了“联觉”，我想知道你会怎么用音乐去形容橘色这样一个颜色？我最早了解到音乐和色彩之间的关联是通过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理论，他的讲述让我印象深刻，想听听你在这方面是什么样的想法。

维扬：你最好去问问Frank Ocean！开个玩笑。对我来说，这一颜色没有一种对应的特定的声音，但我喜欢展览只出现一种色彩这样一个想法，它可以是一个音符，很极简，或许它是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对于“联觉”和康定斯基的理论我很感兴趣，人们开始在不同感官间建立连接，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将色彩看作一种开放式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对它做出解释，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喜好、记忆投射其中，像是在一个空白的空间内肆意地填补。我不太清楚它还能与什么相关呢？橘色？



泽维尔·维扬《Instrument n°5》2018.

木、胶合板、丙烯. 260x80x15cm.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典藏：我个人觉得橘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热情洋溢的状态。它不是冷的，而是温热的，这个展览又在这样一个夏季举办，它肯定不和冬天有关，它可以是春天或夏天的。在音乐上，橘色会让我想到一支热烈的、饱含情感冲突的曲目，就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热情》（*Appassionata*）那样。另外，你刚说到对于作品的理解是取决于观众……

维扬：也取决于不同的世代。艺术家会逝去，但作品却能长存，比如像戈雅（Goya）、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博斯（Hieronymus Bosch）这些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在和观众产生着互动，触动着我们，这对于我来说像是个谜题。我试着在创作中融入上下文，不是在发明什么，而是在发现那些本就存在的事物，所以我的创作深深地根植于现实，而吊诡的是，如果我成功了，我的作品保留了下来，那它们将会在未来的或许100年后与另一种现实产生互动，这对我来说挺神秘的，那些历史上的经典是怎么能够在百年之后仍然跟现实有着强烈的互动。



“泽维尔·维扬：橘色频道”展览现场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典藏：对于你在这展出的雕塑作品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的雕塑呈现出许多切面，且融入了建筑的形态，好比你的“建筑”（Architectones）系列作品，其中还有对建筑师如柯布西耶的致敬，它们跟周围环境也产生着一定程度的互动，那在贝浩登的这次展览中，建筑本身或画廊空间与展出的雕塑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维扬：和任何空间都有关，我的雕塑在身体和建筑之间摇摆，同时又回应着空间。我们前面提到过尺寸、数量、音符，而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地是关于“体积”（volume）。这也是绘画和雕塑关注的不同点所在，对我来说，比起图像，雕塑更关注的是体积。创作雕塑时你会试着找到进入另一种空间的入口，用更综合的方式去接近现实，包括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现实的构造（structure of reality）。



Xavier Veilhan

Architectones: Sheats-Goldstein residence, Los Angeles (April 2013)

photo by Joshua White

© Veilhan / ADAGP, 2019



典藏：你说到过你喜欢这个展览中的“水平概念”（horizontality），你曾为威尼斯双年展设想过的一个未实现的项目《Aqua Alta》也是关于这个概念的，你能否再描述下这个水平概念？它是否指涉了一种统一所有作品的空间状态？抑或是象征着在观看作品时应具有的一种更宽广的视野（horizon）？

维扬：这是一个和雕塑相关的有趣的概念，雕塑总是以垂直的、男性(male)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又在不断地建造各种建筑，那么就有一种指向平地或平坦的东西，而人类总是在堆砌、建造垂直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的“Mobiles”系列是围绕重力这一概念进行的，在重力作用下它们的形态一直在改变，重力给了一切事物一种垂直感，不论是重力、还是人类自身，都赋予事物这样一个感觉。而海洋的美象征了完美的水平感，这深深地吸引着我，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Aqua Alta》项目的概念。我设想让水涌入空间，当水褪去后，会在墙面上留下一条平整的、完美的水平线，就像经切割的那样。自然的元素总是让我着迷，包括我在作品中用到的碳、木头等材料，同时我认为水平代表着0，代表着一切的初始。

维扬：这是一个和雕塑相关的有趣的概念，雕塑总是以垂直的、男性(male)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又在不断地建造各种建筑，那么就有一种熵指向平地或平坦的东西，而人类总是在堆砌、建造垂直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的“Mobiles”系列是围绕重力这一概念进行的，在重力作用下它们的形态一直在改变，重力给了一切事物一种垂直感，不论是重力、还是人类自身，都赋予事物这样一个感觉。而海洋的美象征了完美的水平感，这深深地吸引着我，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Aqua Alta》项目的概念。我设想让水涌入空间，当水褪去后，会在墙面上留下一条平整的、完美的水平线，就像经切割的那样。自然的元素总是让我着迷，包括我在作品中用到的碳、木头等材料，同时我认为水平代表着0，代表着一切的初始。



泽维尔·维扬《Xavier》2019.

桦木胶合板. 75x65x28cm.

摄影：颜涛.

© Veilhan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贝浩登

采访、文| 李素超

图| 贝浩登